



▲泰國明愛會農夫會議，本文作者陳世賢與泰國清邁的主教在泰國攤位前合影。



▼介紹當地有機堆肥的製作。



▼左起台灣陳治國麵包師傅、泰國孫博士、世賢、比利時喬依。



▲培養於室內的菇類。  
▼耆老說：農夫生產食物，沒有農夫的話，人們吃什麼？

# 不只是醫院，也不只是農夫

## 2012南亞與東南亞農夫會議 (SAFC) 記盛

文·圖／陳世賢（台東聖母醫院執行長）

2012年10月，我代表台灣明愛會到泰國參加「南亞與東南亞農夫會議」，與會者包括中、日、韓、印、緬、菲、泰、越、蒙古、孟加拉、巴基斯坦等16個國家、60多位農夫及各國明愛會幹部等。這是台灣第一次參加，再加上我與同行的麵包師傅都不是農夫，而我們所分享的內容是從醫療的角度切入，完全迥異於其他國家以農業為主的報告，所以特別受到矚目。正因為我們來自不同的領域，或許更能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。泰國的服務很貼心，農夫們又很單純可愛，這麼多好人齊聚一堂，我真的希望能作出一點貢獻，畢竟農業攸關的是最基本的生存課題。

我經常想起一張相片「飢餓的蘇丹」，拍攝於1993年蘇丹大飢荒，一隻禿鷲落在趴倒在地的小女孩背後，禿鷲在等小女孩死。這張相片獲得1994年普立茲攝影獎，但是更多聲音卻是質疑攝影師「為什麼不先去救小女孩呢？」兩個月之後，攝影師用一截軟管導入汽車廢氣自殺了。

根據聯合國2010年的報告，全世界正遭糧食短缺的問題，有4千5百萬人活活餓死，10億人面臨饑荒。而已開發國家卻忙著減重，原因竟然是吃太多了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、在非洲行醫的史懷哲博士說：「當我自己過著幸福生活的時候，卻看到周圍許多人正在與苦難和煩惱搏鬥，這對我無法想像的事。」我也思考著，台灣的角色、明愛會的角色、我的角色。

### 不能把責任丟給農夫

議程的安排很有層次也很細心，來自梵蒂岡負責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的辦公室主任安卓安娜Adriana，分享國際間及天主教的因應措施。畢竟農業從不是單一面向的，糧食安全與穩定的供應是全球的問題，不能把責任丟給農夫。政策可以化危機為轉機，各國政府要制訂合適的政策，與民間建立共識，比如說有機栽種、水土保持、產銷通路等，結合更多的資源，創造多贏，然後去分享經驗，擴大影響範圍到國家，甚至世界各國。

泰國的Sunthorn孫博士則從宗教與科學的角度，探討人與土地之間的人文情感。泰國讓小孩下田耕作，讓他們親身體驗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」，並非要孩子們長大成為農夫，而是讓他們懂得尊敬土地、感謝糧食。科學進步有助於促進人類更好的物質生活，然而心性的安定與精神生活的提昇，宗教信仰反而更形重要，人們對於環境的污染與破壞不是科學的問題，而是心性的偏差。他的話讓人印象深刻：「科學不需要宗教，但是宗教需要科學，而兩者都是人們所需要的。」又由於宗教信仰各有不同，所以宗教交談在此議題有很大的發揮空間。



▲各國農民與當地農民直接對話。



▲年輕人的投入將新型態的網路行銷帶進社區。



▲世賢與ZAR談天主教明愛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

▲我和安卓安娜（左）及CREAM計畫的哈里達博士（右），三個人看起來就像奶精蛋糕加咖啡。



▲這「有機酵素」可是高附加價值的黑金呀！

### 農民的不信任

農夫會議的重頭戲是各國報告他們在執行CREAM (Climate Resilient Eco-friendly Agriculture Mainstreaming, 因應氣候變遷，改變傳統的農場經營方式，以促進永續農業發展) 計畫的成果。巴基斯坦明愛會創設了30個農夫學校，舉辦牛奶比賽、協助煙害防制（不是針對抽菸，而是他們烹煮的灰爐所造成的呼吸道傷害）。蒙古更困難，1年只有3個月可耕種，於是蓋溫室利用日光提高產能。當然還有如何耕種、製作有機肥等經驗分享。水資源不足，始終是大問題，所以每一滴水都要省。「水患」是各國最嚴重也普遍的問題，面對大自然的反撲，人類無解，只能在救災與重建中，重新學習與環境共存。至於有機栽

種，其實在亞洲是很新的概念，人民不懂，多數政府也缺乏認識，甚至不重視！亞洲明愛會比利時時代喬伊Joeri很直接地說：「就他所知，有些亞洲國家的農夫自殺，因為根本活不下去。雖然推動有機農業是對的，但是單價偏高、又賣不掉，農民生活還是很苦。農業要與生活連接，怎麼活下去才是農民最關心的。」台灣是物產豐饒的福爾摩沙，在日本殖民時期以「農業台灣，工業日本」為發展方向，光復後政府「以農業培養工業，以工業發展農業」，農業在糧食、勞力、資金及市場等方面為台灣經濟的起飛作出相當的貢獻，農業在GDP中所佔比例從1950年代超過30%，降到2007年為1.45%。農業就業人口比例也從超過50%降至5.4%，農產貿易逆差達70億美元。

換句話說，台灣人現在所吃的大多不是台灣生產的，農業的角色逐漸失去其重要性，加入WTO之後，農業更形萎縮，是三大產業（農業、工業、服務業）唯一平均所得減少的產業。年輕人不願務農，農村人口又趨於老化，3個農夫的年紀總和超過200歲，政府甚至獎勵休耕，似乎對於農業也不重視。這幾年農民走上街頭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有個數據更弔詭，依據國際勞工組織 (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) 統計資料，世界各主要國家之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，先進國家均不超過5%，台灣目前約為5.9%，農業就業結構比重持續下降，使台灣越來越接近先進國家結構比例，達已開發國家之水準。天呀！我搞糊塗了。減少農業就業人

口是邁向已開發國家水準的指標，那我們在這裡開這個會作什麼？若世界各國都朝已開發國家的方向發展，農民愈來愈少，那麼糧食那裡來？我還發現，多數農民對於商人、政府官員和學者存在著相當的「不信任感」，認為他們是壓迫者。在泰國，70%的人是農夫，20%公務員，10%商人，但在銷與售的惡性循環中，被犧牲的永遠是廣大農民的權益，農夫變成農奴。生產食物的人理應受到尊重，但是農夫的既定社會形象卻是比較負面、低階的，農民為了脫離貧窮，想盡辦法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，然而，當小孩真的讀到了農業博士，他們回來指導農夫種田，卻連簡單的食物都不會種，讀農的人不務農，空口說白話，專家不懂時會找更多的專家而不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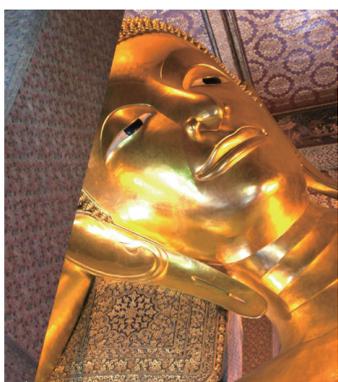
農夫，然後，他們教農民灑農藥、用化肥，結果還是農民要自己承擔，而農民沒有能力講話，只能怒吼：「金錢不是上帝，食物才是上帝！當農夫變少，請問誰來生產糧食？」是呀！面對糧食安全問題，台灣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？台灣的糧食綜合自給率不到三成，遠低於大陸的95%，美國的128%，法國的122% 和德國的99%。一旦可預期的全球性糧食危機發生時，只怕有錢也買不到糧食。

### 我們選擇的人生

隔天，我們到距離清邁3小時車程的湄登Mae Ta參觀，這裡位於偏遠山區，共有7個村、兩個族、約4千多人，從前當地人過得很懶散，很快樂，他們說：「河裡有魚、山上有糧食，為什麼

要工作呢？」後來政府來了，帶頭砍伐樹林，當地人看有錢賺，也跟著砍。不久，商人也來了，為了賺錢引進化肥，剛開始好像還不錯，後來肥料愈來愈貴，物價不斷提升，但農作物的售價卻愈來愈低，農夫做愈多，窮人也愈多。山坡地也因為濫墾濫伐，經常發生水患，村民付出慘痛的代價。當地耆老說：「我們可不可以停下來，好好想一想，這是我們的生活嗎？」1986年湄登在NGO的團體的協助下，與政府談判，也才有了後來國家的水土保持計畫。耆老在2001年捐出土地及房舍成立辦公室，設立村民自治法則，開始形成初步的農會組織，後來，他被泰國政府授予榮譽農業顧問，作為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橋樑。他自豪地說：「我是農夫，我生產糧食、推廣農業、養活人民，我以身為農夫為豪！」

他也清楚，農夫不能全靠政府，必須要創造出自己的專業，找到自己的奧援，提出更多的數據作為佐證，民間與政府才有對談的基礎。而更重要的是家庭教育，究竟我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？給孩子的價值觀又是什麼？耆老說：「我們選擇的人生很簡單：吃好吃好、睡得好、沒有負債，活得快樂。」目前村裡有近百位年輕人回來當農夫，年輕人運用網路協助行銷及售後服務，4種不同種類包裝的蔬果，每周直接送到客戶家裡。村裡也提供客戶前來HOME STAY。負責此專案的年輕人不滿30歲，他說：「我們不是VILLA，客戶來這裡不是度假和



▲泰國著名的臥佛寺。



▲泰國的飲食習慣中有許多生食，推動有機栽種對於健康應該很有幫助。



▲泰國明愛會農夫會議的各國代表合影。